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清〕 陈 森 著

品花寶鑑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清〕陈 森 著 王持润 丁秋馨 校点

品花寶鑑

齐 鲁 书 社

鲁新登字07号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品花宝鉴

〔清〕陈森 著

王持润 校点
丁秋馨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4插页 530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4次印刷

印数 60001—73000

ISBN 7—5333—0341—5

1·124 定价: 13.10元

序

余谓游戏笔墨之妙，必须绘形绘声。传真者能绘形，而不能绘声；传奇者能绘声，而不能绘形，每为憾焉。若夫形声兼绘者，余于诸才子书，并《聊斋》、《红楼梦》外，则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宝鉴》矣。

传闻石函氏本江南名宿，半生潦倒，一第蹉跎，足迹半天下。所历名山大川，聚为胸中丘壑，发为文章，故邪邪正正，悉能如见其人，真说部中之另具一格者。

余从友人处多方借抄，其中错落，不一而足。正订未半，而借者踵至，虽欲卒读，几不可得。后闻外间已有刻传之举，又复各处探听，始知刻未数卷，主人他出，已将其板付之梓人。梓人知余处有抄本，是以商之于余，欲卒成之。即将所刻者呈余披阅。非特鲁鱼亥豕，且与前所借抄之本少有不同。

今年春，愁病交集，恨无可遣，终日在药炉茗碗间消磨岁月，颇觉自苦，聊借此以遣病魔。再三校阅，删订画一，七越月而刻成。若非余旧有抄本，则此数卷之板，竟为爨下物矣。

至于石函氏，与余未经谋面，是书竟赖余以传，事有因缘，殆可深信。尝读韩文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又云：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余但取其鸣之善，而欲使天下之人皆闻其鸣，借纸上之形声，供目前之啸傲。镜花水月，过眼皆空；海市蜃楼，到头是幻。又何论夫形为谁之形，声为谁之声，更何论夫绘形绘声者之为何如人耶！世多达者，当不河汉余言。是为序。

幻中了幻居士

品花宝鉴序

余前客都中，馆于同里某比部宅，曾为《梅花梦》传奇一部，虽留意于词藻，而未谙于声律，故未尝以之示人。比部赏余文曲而能达，正而能雅，而又戏而善谑，遂囑余为说部，可以畅所欲言，随笔抒写，不愈于倚声按律之必落人窠臼乎？

时余好学古文诗赋歌行等类，而稗官一书心厌薄之。及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块坐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三月而忘倦，略识声容伎艺之妙，与夫性情之贞淫，语言之雅俗，情文之真伪。间与比部品题梨园，雌黄人物，比部曰：“予囑君之所为小说者，其命意即在乎此，何不即以此辈为之？如得成书，则道人所未道也。”余亦心好之，遂窃拟之。始得一卷，仅五千余言，而比部以为可，并为之点窜斟酌。继复得二三卷，笔稍畅，两月间得卷十五。借阅者已接踵而至，缮本出不复返，哗然谓新书出矣。继以羁愁潦倒，思窒不通，遂置之不复作。

明年有粤西太守聘余为书记，偕之粤，历游数郡间，山水奇绝，觉生平所习之学皆稍进。亦尝游览青楼戏馆间，而殊方异俗鲜称人意。一二同游者亦木讷士，少宏通风雅。主人从政无暇，此书置之敝篋中八年之久，蟬蚀过半，余亦几忘之矣。

及居停回都，又携余行，劝余再应京兆试。粤境皆山溪幽阻，水道如蛇盘蚓曲，风雪阻舟，连遭沙石间，日行一二里、二三里不等。居停遂督余续此书甚急，几欲刻期而待。自粤兴安县境至楚武昌府境，舟行凡七十日，白昼人声喧杂，不能构思。夜阑人静，秉烛疾书，共得十五卷。及入长江，风帆便利，过九江，抵金陵，乡心紫梦，不复能作矣。

至都已七月中旬，检出时文试帖等略略翻阅。试事毕，康了如故，年且四十余矣，岂犹能如青青子衿日事咕嗒耶？固知科名之与我风马牛也。贫乏不能自归，仍依居停而客焉。有农部某君，十年前即见余始作之十五卷，今又见近续之十五卷，甚嗜之，以为功已得半，弃之可惜，囑予成之，且日来晓晓，竟如师之督课。余喜且惮，于腊底拥炉挑灯，发愤自勉，五阅月而得三十卷，因以告竣。

又阅前作之十五卷，前后舛错，复另易之，首尾共六十卷。皆海市蜃楼，

差无故实。所言之色，皆吾目中未见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所写之声音笑貌，妍媸邪正，以至狭邪淫荡秽褻诸琐碎事，皆吾私揣世间所必有之事。而笔之所至，如水之过峡，舟之下滩，骥之奔泉，听其所止而休焉，非好为刻薄语也。至于为公卿，为名士，为俊优、佳人、才婢、狂夫、俗子，则如干宝之《搜神》，任昉之《述异》，渺茫而已。噫，此书也，固知离经畔道，为著述家所鄙，然其中亦有可取，是在阅者矣。

旷废十年，而功成半载，固知勤于勤而荒于嬉，游戏且然，况正学乎。某比部启余于始，某太守勸余于中，某农部成余于终，此三君者，于此书实大有功焉。倘使三君子皆不好此书，则至今犹如天之无云，水之无波，树之无风，而纸之无字，亦安望有此洒洒洋洋奇奇怪怪五十余万言耶？脱稿后为叙其颠末如此。天上琼楼，泥犁地狱，随所位置矣。

石函氏书

品花宝鉴题词

一字褒讥寓劝惩，贤愚从古不相能。
情如骚雅文如史，怪底传钞纸价增。

骂尽人间谗谄辈，浑如禹鼎铸神奸。
怪他一只空灵笔，又写妖魔又写仙。

闺阁风流迥出群，美人名士斗诗文。
从前争说《红楼》艳，更比《红楼》艳十分。

卧云轩老人题

目 录

序	幻中了幻居士
品花宝鉴序	石画氏
品花宝鉴题词	卧云轩老人

第 一 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梅子玉闻香惊绝艳	1
第 二 回	魏聘才途中夸遇美	王桂保席上乱飞花	10
第 三 回	卖烟壶老王索诈	砸菜碗小旦撒娇	19
第 四 回	三名士雪窗分咏	一少年粉壁题词	28
第 五 回	袁宝珠引进杜琴言	富三爷细述华公子	37
第 六 回	颜夫人快订良姻	梅公子初观色界	45
第 七 回	颜仲清最工一字对	史南湘独出五言诗	53
第 八 回	偷复偷戏园失银两	乐中乐酒馆闹皮杯	62
第 九 回	月夕灯宵万花齐放	珠情琴思一面缘慳	71
第 十 回	春梦婆娑情长情短	花枝约略疑假疑真	79
第 十 一 回	三佳人妙语翻新	六婢女戏言受责	87
第 十 二 回	颜仲清婆心侠气	田春航傲骨痴情	95
第 十 三 回	两心巧印巨眼深情	一味歪缠淫魔色鬼	103
第 十 四 回	古诵七言琴声复奏	字搜四子酒令新翻	112
第 十 五 回	老学士奉命出差	佳公子闲情访素	121
第 十 六 回	魏聘才初进华公府	梅子玉再访杜琴言	129
第 十 七 回	祝芳年琼筵集词客	评花谱国色冠群香	137
第 十 八 回	狎客楼中教箴片	妖媚门口唱杨枝	145
第 十 九 回	述淫邪奸媒藏木桶	逞智慧妙语骗金箍	152
第 二 十 回	夺锦标龙舟竞渡	闷酒令鸳侣传觞	159
第 二 十 一 回	造谣言徒遭冷眼	问衷曲暗泣同心	167
第 二 十 二 回	遇灾星素琴双痛哭	逛运河梅杜再联情	174
第 二 十 三 回	裹草帘阿呆遭毒手	坐粪车劣幕述淫心	183
第 二 十 四 回	说新闻传来新戏	定情品跳出情关	190
第 二 十 五 回	水榭风廊花能解语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	196
第 二 十 六 回	进谗言聘才酬宿怨	重国色华府购名花	205
第 二 十 七 回	奚正绅大闹秋水堂	杜琴言避祸华公府	212
第 二 十 八 回	生离别隐语寄牵牛	昧天良贪心学扁马	221

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圆真清独笑	群珠累守离恨谁怜	229
第三十回	赏灯月开宴品群花	试容装上台呈艳曲	237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索旧感名士唱秋坟	244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	253
第三十三回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绩勋仪华公子辞宾	260
第三十四回	还宿债李元茂借钱	闹元宵魏聘才被窃	268
第三十五回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	裁艳曲红豆掷相思	277
第三十六回	小谈心众口骂珊瑚	中奸计奋身碎玉镯	287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为三	对戏名二言增至四	296
第三十八回	论真贗注释神禹碑	数灾祥驳翻太乙数	304
第三十九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装假发白首变红颜	314
第四十回	奚老土淫毒成天闹	潘其观恶报作风臀	322
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梦	按艳拍鸳鸯不羡仙	331
第四十二回	索养贍师娘勒价	打茶围幕友破财	338
第四十三回	苏蕙芳慧心瞒寡妇	徐子云重价赎琴言	346
第四十四回	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见恶札两公子绝交	356
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美玉郎扶乩认义父	364
第四十六回	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老名士制序笔生花	373
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肾	潘其观忍辱医臀	383
第四十八回	木兰艇吟出断肠词	皇华亭痛洒离情泪	392
第四十九回	爰中慕田状元求婚	意外简许三姐认弟	400
第五十回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娶妓女魏聘才收场	409
第五十一回	闹缝穷隔墙听戏	舒积忿同室操戈	417
第五十二回	群公子花园贺喜	众佳人绣阁陪新	427
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燕子矶痴魂惊幻梦	435
第五十四回	才子词科登翰苑	佳人绣阁论唐诗	444
第五十五回	凤凰山下谒骚坛	翡翠巢边寻旧冢	453
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梦	侯太史假义恤孤	462
第五十七回	袁绮香酒令戏群芳	王琼华诗牌作盟主	472
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仆遭恶报	潘其观夫妇闹淫魔	484
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门地	495
第六十回	金吉甫归结品花鉴	袁宝珠领袖祝文星	504
校点后记			514

第一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梅子玉闻香惊绝艳

京师演戏之盛，甲于天下。地当尺五天边，处处歌台舞榭；人在大千队里，时时醉月评花。真乃说不尽的繁华，描不尽的情态。一时闻见，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无，人尽入于情之所有，遂以游戏之笔，摹写游戏之人。而游戏之中最难得者，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与几个洁身自好的优伶，真合着《国风》好色不淫一句。先将情中子弟分作十种，皆是一个情字。一曰情中正，一曰情中上，一曰情中高，一曰情中逸，一曰情中华，一曰情中豪，一曰情中狂，一曰情中趣，一曰情中和，一曰情中乐。再将梨园中名旦分作十种，也是一个情字。一曰情中至，一曰情中慧，一曰情中韵，一曰情中醇，一曰情中淑，一曰情中烈，一曰情中直，一曰情中酣，一曰情中艳，一曰情中媚。这都是上等人。还有那些下等人，这个情字便加不上，也指出几种来。一曰淫，一曰邪，一曰黠，一曰荡，一曰贪，一曰魔，一曰祟，一曰蠢。大概自古及今，用情于欢乐场中的人，均不外乎邪正两途，耳目所及，笔之于书，共成六十卷，名曰《品花宝鉴》，又曰《怡情佚史》。书中有宾有主，不即不离，藕断丝连，花浓云聚。陈言务去，不知费作者几许苦心；生面别开，遂能令读者一时快意。正是：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暗度人。

此书不着姓名，究不知何代何年何地何人所作。书中开首说一极忘情之人。生一极钟情之子。这人姓梅，名士燮，号铁庵，江南金陵人氏。是个阀阅世家，现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寓居城南鸣珂里。其祖名鼎，曾任吏部尚书；其父名羹调，曾任文华殿大学士，三代单传。士燮于十七岁中了进士，入了翰林，迄今已二十九年，行年四十六岁了。家世本是金、张，经术复师马、郑。贵胄偏崇儒素，词臣竟屏纷华。蔼蔼乎心似春和，凛凛乎却貌如秋肃。人比他为司马君实、赵清献一流人物。夫人颜氏，也是金陵大家，为左都御史颜尧臣之女，翰林院编修颜庄之妹，父兄皆已物故。这颜夫人今年四十四岁，真是德容兼备，贤淑无双，与梅学士唱随已二十余年。二十九岁上梦神人授玉，遂生了一个玉郎，取名子玉，号庚香。这梅子玉今年已十七岁了，生得貌如良玉，质比精金，宝贵如明珠在胎，光彩如华月升岫。而且天授神奇，胸罗斗宿，虽只十年诵读，已是万卷贯通。士燮前年告假回乡扫墓，子玉随了回去，即入了泮，在本省过了一回乡试未中，仍随任进京，因回南不

便，遂以上舍生肄业成均，现从了浙江一个名宿李性全读书。这性全系士燮乡榜门生，是个言方行矩的道学先生。颜夫人将此子爱如珍宝，读书之外时不离身。宅中丫鬟仆妇甚多，仆妇三十岁以下，丫鬟十五岁以上者，皆不令其服侍子玉，恐为引诱。而子玉亦能守身如玉，虽在罗绮丛中，却无纨绔习气，不佩罗囊而自丽，不傅香粉而自华。惟取友尊师，功能刻苦；论今讨古，志在云霄。目下已有景星庆云之誉，人以一睹为快。

一日，先生有事放学，子玉正在独坐，却有两个好友来看他。一个姓颜名仲清，号剑潭，现年二十三岁，即系已故编修颜庄之子，为颜夫人之侄。这颜庄在日，与士燮既系郎舅至亲，又有雷陈至契。不料于三十岁即赴召玉楼，他夫人郑氏绝食殉节。那时仲清年甫三龄，士燮抚养在家，又与郑氏夫人请旌表烈。仲清在士燮处，到十九岁上中了个副车。是年士燮与其作伐，赘于同乡同年现任通政司王文辉家为婿。这王文辉是颜夫人的表兄，与仲清亲上加亲，翁婿甚为相得。那一位姓史名南湘，号竹君，是湖广汉阳人，现年二十四岁，已中了本省解元。父亲史曾望现为吏科给事中。这两人同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两人的情性却又各不相同。仲清是孤高自洁，坦白为怀。将他的学问与子玉比较起来，子玉是纯粹一路，仲清是旷达一路。一切人情物理，仲清不过略观大概，不求甚解。子玉则钩深索隐，精益求精。往往有仲清鄙夷不屑之学，经子玉精心讲贯，便觉妙义环生。亦有子玉所索解不得之理，经仲清一言点悟，顿觉白地光明。这两个相聚十余年，其结契之厚，比同胞手足更加亲密。那南湘是啸傲忘形，清狂绝俗，目空一世，倚马万言，就只赏识子玉、仲清二人。

这日同来看子玉，门上见是来惯的，是少爷至好，便一直引到书房与子玉见了。仲清又同子玉进内见了姑母，然后出来与南湘坐下。三人讲了些话，书僮送上香茗。南湘见这室中清雅绝尘，一切陈设甚精且古，久知其胸次不凡，又见那清华尊贵的仪表，就是近日所选那《曲台花谱》中数人，虽然有此姿容，到底无此神骨。但见其谦谦自退，讷讷若虚，究不知他何所嗜好，若有些拘执鲜通，胶滞不化，也算不得全才了。便想来试他一试，即问道：“庾香，我问你，世间能使人娱耳悦目，动心荡魄的，以何物为最？”子玉蓦然被他这一问，便看着南湘，心里想道：“他是个清狂潇洒人，决不与世俗之见相同，必有个道理在内。”便答道：“这句话却问得太泛，人生耳目虽同，性情各异。有好繁华的，即有厌繁华的。有好冷淡的，也有嫌冷淡的。譬如东山以丝竹为陶情，而陋室又以丝竹为乱耳。有屏蛾眉而弗御，有携姬妾以

自随。则娱耳悦目之乐既有不同，而荡心动魄之处更自难合，安能以一人之耳目性情，概人人之耳目性情？”南湘道：“不是这么说，我是指一种人而言。现在这京城里人山人海，譬如见位尊望重者，与之讲官话，说官箴，自顶至踵，一一要合官体，则可畏。见酸腐措大，拘手挛足，曲背耸肩而呻吟作推敲之势，则可笑。见市井逐臭之夫，评黄白，论市价，俗气熏人，则可恶。见俗优滥妓，油头粉面，无耻之极，则可恨。你想，凡目中所见的，去了这些，还有那一种人？”子玉正猜不着他所说的什么，只得说道：“既然娱悦不在声色，其唯二三知己朝夕素心乎？”仲清大笑。南湘道：“岂有此理！朋友岂可云娱耳悦目的？庾香设心不良。”说罢哈哈大笑。子玉被他们这一笑，笑得不好意思起来，脸已微红，便说道：“你们休要取笑。我是这个意思：挥麈清谈，乌衣美秀，难道不可娱耳，不可悦目？醇醪醉心，古剑照胆，交友中难道无动心荡魄处么？”南湘笑道：“你总是这一间屋子里的说话，所见不广，所游未化。”即从靴鞬里取出一本书来，送与子玉道：“这是我近刻的，大约可以娱耳悦目，动心荡魄者，要在此数君。”仲清笑道：“你将此书呈政于庾香，真似苏秦始见秦王，可保的你书十上而说不行。他非但没有领略此中情味，且未见过这些人，如何能教他一时索解出来？”子玉见他们说得郑重，不知是什么好书，便揭开一看，书目是《曲台花选》，有好几篇序，无非骈四俚六之文。南湘叫他不要看序，且看所选的人。子玉见第一个题的是：

琼楼珠树袁宝珠

宝珠姓袁氏，字瑶卿，年十六岁。姑苏人。隶联锦部。善丹青，娴吟咏。其演《鹊桥》、《密誓》、《惊梦》、《寻梦》等出，艳夺明霞，朗涵仙露。正使玉环失宠，杜女无华。纤音遏云，柔情如水。《霓裳》一曲，描来天宝风流。春梦重寻，谱出香闺恩怨。平时则清光奕奕，软语喁喁，励志冰清，守身玉洁。此当于郁金堂后筑翡翠楼居之。因赠以诗：

舞袖轻盈弱不胜，难将水月比清澄。

自从珠字名卿后，能使珠光百倍增。

瘦沈腰肢绝可怜，一生爱好自天然。

风流别有消魂处，始信人间有谪仙。

子玉笑道：“这不是说戏班里的小旦么？这是那里的小旦，你赞得这样好？”仲清道：“现在这里的，你不见说在联锦班么？”子玉道：“我不信，这是竹君撒谎。我今年也看过一天的戏，几曾见小旦中有这样好人？”南湘道：

“你那天看的不知是什么班子，自然没有好的了。”子玉再看第二题的是：

瑶台璧月苏蕙芳

蕙芳姓苏氏，字媚香，年十七岁。姑苏人。本官家子，因飘泊入梨园，隶联锦部。秋水为神，琼花作骨。工吟咏，尚气节，善权变。慧心独造，巧夺天工，色艺冠一时。其演《瑶台》、《盘秋》、《亭会》诸戏，真见香心如诉，娇韵欲流。吴绛仙秀色可餐，赵合德寒泉浸玉，苏郎兼而有之。尝语人曰：“余不幸坠落梨园，但既为此业，则当安之。谁谓此中不可守贞抱洁，而必随波逐流以自苦者。”其志如此。而遥情胜概，罕见其匹焉。为之诗曰：

风流林下久传扬，苏小生来独擅长。

一曲清歌绕梁韵，天花乱落舞衣香。

箫管当场犹自羞，暂将仙骨换娇柔。

一团绛雪随风散，散作千秋儿女愁。

再看第三题的是：

碧海珊瑚陆素兰

素兰姓陆氏，字香畹，年十六岁。姑苏人。隶联锦部。玉骨冰肌，锦心绣口。工书法，虽片纸尺绢，士大夫争宝之如拱璧。善心为窃，骨逾沉水之香；令德是娴，色夺瑶林之月。常演《制谱》、《舞盘》、《小宴》、《絮阁》诸戏，俨然又一杨太真也。就使陈鸿立传，未能绘其声容；香山作歌，岂足形其仿佛。好义若渴，避恶如仇。真守白圭之洁，而凛素丝之贞者。丰致之嫣然，犹其余韵耳。为之诗曰：

芙蓉出水露红颜，肥瘦相宜合燕环。

若使今人行往事，断无胡马入潼关。

此曲只应天上有，不知何处落凡尘。

当年我作唐天宝，愿把江山换美人。

再看第四题的是：

嵎山艳雪金漱芳

漱芳姓金氏，字瘦香，年十五岁。姑苏人。隶联珠部。秀骨珊珊，柔情脉脉。工吟咏吹箫，善弈棋，楚楚有林下风致。其演戏最多，而尤擅名者，为《题曲》一出。真檀口生香，素腰如柳。比之海棠初开，素

馨将放，其色香一界，几欲使神仙堕劫矣。其余《琴挑》、《秋江》诸戏，情韵如生，亦非他人所能。而香心婉婉，秀外慧中。是真嫋嫋掌书仙，岂菊部中所能觐耶？为之诗曰：

纤纤一片彩云飞，流雪回风何处依。

金缕香多舞衣重，只应常着六铢衣。

芙蓉输面柳输腰，恰称花梁金步摇。

就使无情更无语，当场窄步已魂消。

再看第五题的是：

玉树临风李玉林

玉林姓李氏，字珮仙，年十五岁。扬州人。隶联珠部。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娴吟咏，工丝竹，围棋、马吊皆精绝一时。东坡《海棠》诗云：“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温柔旖旎中，自具不可夺之志，真殊艳也。其演《折柳阳关》一出，名噪京师。见其婉转娇柔，哀情艳思，如睹霍小玉生平，不必再读《卖钗》、《分鞋》诸曲，已恨黄衫剑客，不能杀却此负情郎也。再演《藏舟》、《草地》、《寄扇》等戏，情思皆足动人。真琼树朝朝，金莲步步，有临春、结绮之遗韵矣。为之诗曰：

舞袖长拖艳若霞，妆成髻髻云斜。

侍儿扶上临春阁，要斗南朝张丽华。

慧绝香心酒半酣，妙疑才过月初三。

动人最是《阳关》曲，听得征夫恨不堪。

再看第六题的是：

火树银花王兰保

兰保姓王氏，字静芳，年十七岁。扬州人。隶联锦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通词翰，善武技，性尤烈，不屈豪贵，真玉中之琤琮有声者。其演《双红记》、《盗令》、《青门》诸出，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销金紫衣，系红绣襦，着小蛮锦靴。背负双龙纹剑，如荼如火，如锦如云，真红线后身也。其《刺虎》、《盗令》、《杀舟》诸戏，侠情一往，如见巾帼身肩天下事。觉薰香傅粉，私语喁喁，真痴儿女矣。温柔旖旎之中，绮丽风光之际，得此君一往，如听李三郎击羯鼓，作《渔阳三挝》，渊渊乎顷刻间见万花齐放也。为之诗曰：

侠骨柔情世所难，肯随红袖倚阑干。
平生知己无须嘱，请把龙纹仔细看。

纷披五色起朝霞，鼙鼓声声气倍加。
戏罢卸妆垂手立，亭亭一树碧桃花。

再看第七题的是：

秋水芙蓉王桂保

桂保即兰保之弟，字蕊香，年十五岁，与兄同部。似兰斯馨，如花解语。明眸善睐，皓齿流芳。嬉戏自出天真，娇憨皆生风趣。能翰墨，工牙拍，喜行令诸局戏。善解人意，虽寂寥寡欢者，见之亦为畅满。意态姿媚，而自为范围。其演《乔醋》一出，香篝红酣，真令潘骑省心醉欲死矣。又演《相约》、《讨钗》、《拷艳》诸小出，如娇鸟弄晴，横波修黛，观者堵立数重，使层楼无坐地。时人评论袁、苏如霓裳羽衣，此则紫云回雪，其趣不同，其妙一也。为之诗曰。

盈盈十五已风流，巧笑横波未解羞。
最爱娇憨太无赖，到无人处学春愁。

我欲当筵乞紫云，一时声价遍传闻。
红牙拍到消魂处，檀口清歌白练裙。

再看第八题的是：

天上玉麟林春喜

春喜姓林氏，字小梅，年十四岁。姑苏人。隶联锦部。好花含萼，明珠出胎。十二岁入班，迄今才二年，已精于声律，兼通文墨，生旦并作。所演《寄子》、《储谏》、《回猎》、《断机》、《番儿》、《冥勘》、《女弹》等戏，长眉秀颊，如见乌衣子弟，佩紫罗香囊，真香粉孩儿，令人有宁馨之羨，其哺啜皆可观。数年后更当独出头地，价重连城也。为之诗曰：

别有人间傅粉郎，销金为饰玉为妆。
石麟天上原无价，应捧炉香侍玉皇。

才啭歌喉赞不休，黄金争掷作缠头。
王郎偶驾羊车出，十里珠帘尽上钩。

子玉看了只是笑，不置一词。南湘问道：“你何以不加可否？”子玉道：“大凡论人，虽难免粉饰，也不可过于失实。若论此辈，真可惜了这副笔墨。我想此辈中人，断无全璧，以色事人，不求其媚，必求其谄。况朝秦暮楚，酒食自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此身既难自洁，而此志亦为太卑。再兼之生于贫贱，长在卑污，耳目既狭，胸次日小，所学者婢膝奴颜，所工者谄浪笑傲。就使涂泽为工，描摹得态，也不过上台时效个麒麟楮，充个没字碑。岂有出污泥而不滓，随狂流而不下者。且即有一容可取，一技所长，是犹拆锦袜之线，无补于缝裳。炼铅水之刀，不良于伐木。其脏腑秽浊，出言无章。其骨节少文，举动皆俗。故色虽美而不华，肌虽白而不洁，神虽妍而不清，气虽柔而不秀。有此数病，焉得为佳？若夫红闺弱质，金屋丽姝。质素纯阴，体含至静，故骨柔肌腻，肤洁血荣，神气静息，仪态婉娴。眉目自见其清扬，声音自成其娇细。姿致动作，妙出自然。鬓影衣香，无须造作，方可称为美人，为佳人。今以红氍毹上演古之绝代倾城，真所谓刻画无盐，唐突西子。所以我不愿看小旦戏，宁看净末老丑，翻可舒荡心胸，足助欢笑。吾兄不惜笔墨，竭力铺张，为若辈增光，而使古人抱恨，窃为吾兄有所不取。”

这一番话，把个史南湘说出气来。仲清笑道：“庾香之论未尝不是，而竹君之选也甚平允。但庾香不知天地间有此数人，譬如读《搜神》之记，《幽怪》之书。而必欲使人实信其有，又谁肯轻信？是非亲见其人不可。我们明日同他出去，亲指一二人与他看了，他才信你这个《花选》方选的不错。我想庾香一见这些人，也必能赏识的。天地之灵秀，何所不钟。若谓仅钟于女而不钟于男，也非通论。庾香方说男子秽浊，焉能如女子灵秀。所为美人佳人者，我想古来男子中美的也就不少，称美人佳人者亦有条数。如《毛诗》‘彼美人兮’，杜诗‘美人何为隔秋水’，《赤壁赋》‘望美人兮天一方’之类。男子称佳人者，如《楚词》‘惟佳人之永都兮’。注云：‘佳人，指怀王。’《后汉书》尚书令陆闳，姿容如玉。光武叹曰：‘南方多佳人。’《晋史》陶侃击杜弢，谓其部将王贡曰：‘卿本佳人，何为从贼？’并有女子称男子为佳人者，如苻秦时宴滔妻苏蕙作《璇玑图》，读者不能尽通。苏氏叹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可见美色不专属于女子。男子中未必无绝色，如汉冲帝时，李固之搔头弄姿。唐武后时，张易之之施朱傅粉。不独潘安仁、卫叔宝之昭著一时也明矣。”子玉听了，心稍感动。南湘道：“且不仅如此。草木向阳者华茂，背阴者衰落。梅花南枝先，北枝后。还有凤凰、鸳鸯、孔雀、野雉、家鸡，有文彩的禽鸟都是雄的，可见造化之气，先钟于男，而后钟于女。那

女子固美，究不免些胭脂涂泽，岂及男子之不御铅华，自然光彩。更有一句话最易明白的。我将你现身说法：你自己的容貌，难道还说不好？你如今叫你家里那些丫头们来，同在镜里一照，自然你也看得出好歹，断不说他们生得好，自愧不如。只这一句你就可明白了。”子玉不觉脸红，细想此言也颇有理，难道小旦中真有这样好的。既而又想：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岂必斤斤择人遂赋以美材。就是西子也曾贫贱浣纱，而杨太真且作女道士，甚至于美人中传名者，一半出于青楼曲巷。或者天生这一种人，以快人间的心目，也未可知。但夸其守身自洁，立志不凡，惟择所交，不为利诱，兼通文翰，鲜蹈淫靡，则未可信。便如有所思，默然不语。南湘狂笑了一会，说道：“庾香此时难算知音，我再去请教别人罢。”便拉了仲清去了。

子玉送客转来，又将南湘的《花选》默默的一想，再想从前看过的戏，与见过的小旦一毫不对，犹以南湘为妄言，借此以自消遣的，便也不放在心上。李先生回来，仍在书房念了一会书，颜夫人然后叫了进去。

过了两日，子玉于早饭后告了半天假，去回看南湘、仲清。禀过萱堂，颜夫人见今日天气寒冷，起了朔风，且是冬月中旬，便叫家人媳妇取出副葡萄狍的猞猁裘与他穿了，吩咐车里也换了白狐狍暖围。两个小使：一个云儿，一个俊儿，骑了马，先到他表舅舅王通政宅内，适值通政出门去了，通政的少君出来接进。这王通政的少君，名字单叫个恂字，号庸庵，年方二十二岁。生得一表非凡，丰华俊雅，文才既极精通，心地尤为浑厚。纳了个上舍生，在北闾乡试。与子玉是表弟兄，为莫逆之交。接进了子玉。先同到内里去见了表舅母陆氏夫人。这夫人已是文辉续娶的了，今年才四十岁。又见了王恂的妻室孙氏，那是表嫂。仲清的妻室蓉华，那是表姊。还有个琼华小姐没有出来，因听得他父亲前日说那子玉的好处，其口风似要与他联姻的话，所以不肯出来见这表兄了。陆夫人见子玉，真是见一回爱一回，留他坐了，问了一会家常话，子玉告退。

然后同王恂到了书房，问起仲清，为高品、南湘请去。子玉说起前日所见南湘的《花选》过于失实，王恂道：“竹君的《花选》，据实而言，尚恐说不到，何以为失实？现在那些宝贝得了这番品题，又长了些声价，你也应该见过这些人。”子玉听了，知王恂也有旦癖，又是个好为附会的人，便不说了。王恂道：“你见竹君的《花选》怎样，还是选得不公呢，还是太少，有遗珠之憾么？好的呢也还有些，但总不及这八个，这是万选青钱。若要说尽他们的好处，除非与他们一人序一本年谱才能清楚，这几句话还不过略述大